

《她在遠方種水》

【劇情大綱】

沙塵暴席捲的沙漠，一段被黃沙掩埋的傳奇，一名異國女子，在荒漠中，種出水源，種出希望。

東方女子慈鈺肩負聯盟使命，跨越萬里，進入民風剽悍的凱蘭族。她用一只精巧的愛心袋與族人擅長的編織藝術為媒介，在崇尚力量的沙漠中播下文明種子，導引凱蘭族學習互助共榮，並在缺水旱漠，鑿出生命之井。

連年天災引發戰爭，爭糧搶水，和平危在旦夕。慈鈺與仰慕她的凱蘭族三長老(納耶爾)、國際顧問曜暉，在權力與戰火中展開政治博弈。他們聯手智取哈山國王，促成沙漠史上首次「同體共榮」的救援行動，將原本一觸即發的殺戮，轉為開倉賑濟的盛世。

比戰爭更難平息的是權力的胃口，和平降臨，慈鈺驚覺那份甘甜的救贖背後，竟隱藏著代價高昂的「秩序」。糧食與水成了無形的枷鎖，她親手鑿出的生命之源，正悄悄改變這片沙漠的靈魂。善意的代價，究竟是重獲新生，還是另一種形式的束縛？

慈鈺選擇功成身退，納耶爾告知的真名，究竟藏著何種深意？慈鈺的最終歸宿，又會在哪片星辰之下？

【背景設定】

1. **地理環境**：故事發生在一個虛構的沙漠地區——**穆拉瓦(Murawa)**。這是一片氣候極端、風沙肆虐的廣袤之地。水源是這裡唯一的訴求，也是權力鬥爭的源頭。隨著氣候惡化，乾旱與致命的沙塵暴頻率激增，使得原本就貧瘠的土地陷入生存死局。

2. 核心權力：國王與王室

統治模式：國王掌握著肥沃的綠洲、糧食、經濟以及行政軍事權，透過壟斷核心資源維持統治。

權力界限：原本對散佈在邊境的遊牧部族採取鬆散自治的治理策略—只要部族繳納稅收且不引發動亂，王室不干涉其內部事務。這也導致邊緣部族在災難發生時，往往成為被忽略的孤島。然而，當資源枯竭導致自治失效，王室的策略轉向「全面收編」—利用物資作為誘餌，將邊邊部落從鬆散的自治個體，轉化為便於管理的統轄。

3. 邊緣部落：凱蘭族(Kailan)—在古老的方言裡，意思是「不向風沙低頭的草」。

生存形態：遊牧民族，以放牧羊群、騎乘駱駝與往來商旅交易為生。為了尋找水源，他們頻繁遷徙，仰賴脆弱的淺井度日。

文化架構：

政治：實行嚴格的「長老制度」，由大、二、三長老共同決策。

習俗：民風剽悍、結構保守，女性被視為勞力者而非決策者。

現狀：因氣候惡化，族人生活陷入絕境，與文明世界的距離日益遙遠。

4. 衝突前哨：動盪的邊境

隨著鄰國戰火蔓延，大量難民湧入穆拉瓦邊境。凱蘭族首當其衝，不僅要對抗天災，更要面對餓瘋的亂民搶奪。原本脆弱的平衡被打破，這片土地從「生存競爭」演變為「滅絕殺戮」的臨界點。

【分場大綱】

第1場〈沙漠生活〉：慈鈺以俐落工裝形象現身，向孩子們描繪「種水」與「農業社會」的景象。阿翰險些喪命於乾旱，凱蘭族男人們慶祝難得狩獵到獵物。多雅因母羊乾涸、孩子命危而崩潰時，慈鈺幫助她，並承諾找到水源。

第2場〈大旱成災〉：大旱襲來，凱蘭族在遷徙中陷入絕望。納耶爾帶著地質儀器與古老族誌出現，指出乾旱源於人類對大地的過度掠奪與血腥。慈鈺提出「與大地和解」的非血腥祈雨儀式，這與納耶爾在族誌中發現的失傳智慧不謀而合，說服眾人放下獵槍，以麵包、烤餅祭祀。

第3場〈黑風遮日〉：祈雨儀式遭沙塵暴中斷，納耶爾護送慈鈺與族人躲入烏洞避難。兩人憶及五年前的理想與挫折，慈鈺相贈的故鄉茶香，曾是納耶爾挫敗時的慰藉。慈鈺提出「深井蓄水計畫」，儘管薩義德質疑，納耶爾仍以科學數據為慈鈺背書。大長老阿巴斯被「種水」的願景打動，視為活路，號召族人尋找水源，開挖深井。

第4場〈沙海甘霖〉：凱蘭族壯丁在連日徒勞挖掘後情緒低迷，阿翰因恐懼流沙坍塌與乾渴，質疑科學深井的可行性。納耶爾展現專業實力，精準分析先前失敗的原因，並重新鎖定含水岩層；慈鈺則以堅定的信念與儀器數據輔佐，兩人合力激發族人最後的鬥志。在緊張的挖掘與加固後，眾人終於鑿穿硬岩，湧現水源。

第5場〈編織黎明〉：阿翰因貧窮企圖送出生不久的女兒，慈鈺及時介入，以織布能換取金錢為賭注，與阿翰立下三個月之約，成功留下女嬰，並籌建「凱蘭織坊」。跨國商人陳遠在慈鈺專業且精明的談判下，驚嘆凱蘭族織品的文化價值，同意預付全額貨款，讓族人獲得資金與信心，多雅等婦女憑藉雙手贏得家庭地位。納耶爾對慈鈺展現出的商業智慧與韌性深感敬佩，向慈鈺訴說心意。

第6場〈血訊入營〉：凱蘭織坊初具規模，慈鈺發起「愛心袋」匯集善款備用。重傷難民卡林的出現打破平靜，揭示鄰國正因資源枯竭陷入戰火。為止息浩劫，納耶爾提議尋求王宮顧問—曜暉先生支援，儘管薩義德警告外界危險且吉普車難行，僅能靠駱駝與徒步。慈鈺決定改穿男裝，攜帶災情資料與納耶爾、阿翰組成三人小隊，一同跨越沙海。

第7場〈沙漠同行〉：納耶爾、慈鈺與阿翰三人，在流沙與酷熱中，沿途艱辛。納耶爾與慈鈺的情感在生死交關間昇華，卻也因慈鈺肩負的使命而充滿酸楚與克制。抵達官邸後，卻迎來慈鈺身分的真相，揭開凱蘭族五年的自由竟是權力庇蔭下的假象；為了換取救災契機，慈鈺選擇走入交易，換回束縛的長裙，納耶爾則甘願化為無名影子。

第8場〈王宮求援〉：哈山國王在王宮接見曜暉與慈鈺、納耶爾，國王表面贊同救援，實則趁機將邊境深井水源納入王權管轄。國王親臨營地，透過撮合曜暉與慈鈺的婚約試圖收編人心，納耶爾相當在意。面對國王的親民展現，慈鈺引導國王轉向收服人心的視察。納耶爾一句「特使大人」，和慈鈺的情感產生嚴重裂縫。

第9場〈糖香入心〉：哈山國王藉由分發糖球建立排隊規矩，並透過協議收編各族資源，凱蘭族在生存壓力下聽命。慈鈺看著「慈心國王」錦旗，意識到自己成為權力接管的推手，面對曜暉的體制收編與納耶爾的自由呼喚，她驚覺自己雖幫助了生存，卻也導致制度掌控部族自由。

第10場〈星辰遠行〉：慈鈺與凱蘭族人依依作別，大長老致謝她的付出。慈鈺坦言離別是為了讓部族學會自立，不再視她為依賴。納耶爾在臨行前交託族語真名告白，慈鈺溫柔回應，雖讀懂愛意，卻仍選擇回歸家鄉。最終，慈鈺遠離，納耶爾立於沙丘目送，族人的歌聲在荒漠中迴盪。

【人物介紹】

(核心主角)

林慈鈺 (28 歲)——國際韌性發展計畫專員

背景：隸屬「寰宇共善聯盟 (Global Compassion Alliance, GCA)」。

設定：帶著理想卻不天真的東方女孩。她以「陪伴者」的身分進入凱蘭族，主責教育與部族重建，試圖透過改造文化與開鑿水源，讓當地人重新掌握命運。

納耶爾(Nayel)(32 歲)——凱蘭部族青年領袖(三長老)

背景：曾赴海外受高等教育，博學多聞。

設定：理性冷靜，雖具備改革熱情，但在講求資歷的部落中，他是權力序列的末端，常受二長老薩義德的制衡。他對慈鈺的支持，不僅是個人情感，更是押上他在部族中的信用，他在維護傳統與推動現代改革間努力，與慈鈺產生深層的靈魂共鳴。。

(部族權力核心)

阿巴斯 (Abbas) (70 歲)——凱蘭部族最高決策者(大長老)

背景：部族的精神支柱。

設定：沉穩、寡言。他代表大地的包容與厚重，他對慈鈺的認可與否，直接決定了改革的成敗。

薩義德 (Said) (45 歲)——凱蘭部族安全與傳統監管人(二長老)

背景：行動派代表，性格直率衝動。

設定：守舊，視外來文化為毒藥。他的反對並非惡意，而是源於對未知改變的恐懼，是劇中代表「傳統壁壘」的關鍵人物。

(王室權力)

曜輝 (36 歲)—國際外交顧問

背景：慈鈺的乾哥，穿梭於政府與國際組織的高層菁英。

設定：理性成熟的現實主義者。他支持慈鈺，是她在權力世界的護法。他認為穩定高於一切，自由是混亂的根源，

哈山國王(Hasam) (72 歲)—穆拉瓦地區的最高領袖

背景：開明但現實的領袖。

設定：掌控政治與資源。他觀察成果，從一個坐在王宮、不沾塵埃的威權統治者，進化為懂得利用仁政收買人心的政治家，實行拯救難民的德政，象徵權力與慈悲的高級統一。

(部族群像)

阿翰 (A Han) (35 歲)—部族傳統男性代表

設定：從原本對妻子的壓制，到因為現實生存壓力(水源匱乏)更加產生衝擊，到最後成為慈鈺與納耶爾的護衛，並成為遵從規則的基層執行者。

多雅 (Duoya) (34 歲)—凱蘭織坊領袖

設定：阿翰之妻。從「以夫為天」到在慈鈺教導下成為織坊領袖，是慈鈺最堅實的戰友。她的成長從「我可以嗎？」走向「我也可以。」

卡林 (Carlin) (42 歲)—創傷返鄉者

設定：曾遷居至鄰國，因戰亂逃回凱蘭族。他帶回戰亂的恐懼與不安，也成為慈鈺發動「愛心袋」救援計畫的第一位援助者。

(商業) 陳遠 (55 歲)—跨國貿易商業領袖

設定：精明、現實。他是第一個看見凱蘭織品商業價值的人，成為凱蘭族與全球市場的連結。

(舞台群像) 凱蘭族人、兒童、難民。

【舞台設計】

視覺色調：舞台利用投影與沙土質感的佈景，展現水源出現前後的色彩變化

前半場：從枯黃、暗紅、風灰，營造壓抑、乾涸且令人窒息的生存空間。

後半場：帶有希望的湛藍、翠綠，並在織品出現時加入豐富的民族色彩(如愛心袋的七彩絲線)，視覺上從「生存的荒蕪」走向「文明的繁花」。

舞台運用：1.一人多角：由一組訓練有素的群體演員，透過「快拆式服件」(如披肩、頭巾、斗篷的翻轉與增減)在凱蘭族人、難民與王宮護衛間快速切換。

2.環境塑造：群眾演員不只是角色，更可以透過肢體堆疊成活動佈景。例如：以肢體交織模擬沙丘的起伏、風暴的推擠，或是共同拉起經緯線，象徵「凱蘭織坊」在眾人手中編織而成的壯觀意象。

第1場 〈沙漠生活〉時：傍晚 景：沙漠

人物：慈鈺 阿翰 多雅 兒童們 凱蘭族人

△舞台後方投影無垠的黃沙與遠方若隱若現的工業油塔，閃過石油開採的橘紅火光(象徵開發侵蝕)。

△營地現代與傳統交織：幾頂防風帳篷，發電機低鳴音效

△婦女們穿著傳統服飾混搭著現代褲子，處理著稀少的民生物資。

△慈鈺穿著沾滿塵土的工裝褲，紮著俐落馬尾。她身邊圍繞著一群孩子，她正用急救箱裡的消炎軟膏幫小男孩擦拭傷口，幫小女孩擦臉。

△兒童們跳著拍手舞，唱起部族歌曲〈傳說〉

兒童們：(唱)

在遙遠的邊境，有個古老的民族
風吹過沙漠，水走過我們的路
守著乾涸的古道，守著最後的星辰

(副歌) 我們是凱蘭族—凱蘭 跟著駱駝走過風沙
我們是凱蘭族—凱蘭 哪裡有腳印，哪裡就是家
駱駝走過的方向 記得每一次流浪
腳印埋進沙裡 卻從不迷路回家

(副歌重複) 我們是凱蘭族—凱蘭 跟著駱駝走過風沙
我們是凱蘭族—凱蘭 哪裡有腳印，哪裡就是家

△慈鈺笑著鼓掌讚美

慈鈺：唱得真好聽，只是，好像有點憂傷。

兒童1：這是老祖先流傳下來的〈傳說〉

兒童2：他們說……以前這裡有水。

兒童1：真的有嗎？慈鈺姐姐，長老說妳住在很遠的那一邊，妳為什麼會跑來這裡？

兒童2：這裡只有沙，什麼都沒有。

慈鈺：(△望向遠方，唱)

跨越半個地球來到這片沙漠荒原，
我看見世界正在變了天
帶著文明與技術，想看綠意重現，
五年的風沙，不只是時間
是每一天都更難選擇的眼前
我以為帶來希望 卻驚見圍籬正在長成新的界線
我想讓你們知道 世界不只剩飢餓與乾渴的地面

跨越國界，超越語言

但現在我看見

圍籬愈來愈近

油塔火光一路綿延

這片眷戀，一寸寸消失不見，令我憂心難展笑顏

慈鈺：(△獨白)當水開始消失，人會先失去的不是生命，是彼此相信的方式。

兒童 1：商隊的鈴鐺聲好久沒聽到了。

慈鈺：水源乾涸，通道斷絕，駱駝商旅都不願再進來了

兒童 1：妳住的地方也有沙漠嗎？

慈鈺：我的家鄉大海環繞，有平原、盆地、高山，下雨的時候，整個城市都是濕潤的綠色。農田種水稻、城市建工廠，生活節奏很快。

兒童 2：種水？水可以種嗎？

慈鈺：可以。但要先學會怎麼種，很久以前，我的家鄉以農為先。

兒童 1：以農為先？「農」是什麼？和凱蘭族打獵有什麼不同？

慈鈺：農業社會，農夫用牛拖犁耕田，日出而作，日落就回，我們學習順應自然，而不只是索取。

兒童 2：為什麼你們那邊有水，妳還會來這裡？

△慈鈺停頓還沒回答，阿翰拖著疲憊的身軀進場，他拉著一匹瘦弱的駱駝，滿頭大汗。

△凱蘭族的男人們意氣昂揚，手中提著帶血的幾隻野兔、蜥蜴與獵槍，將獵物隨意堆疊，獵物瘦小，男人仍高唱〈得勝歌〉。

男人們：(唱)

嘿喔！這片沙漠我們是王，烈日再燙也難不倒強將。

萬物生靈都要讓路，凱蘭的漢子在風沙中遠航！

嘿喔！這片沙漠我們是王，這聲長嘯震碎了絕望。

牽著駱駝越過死亡，凱蘭的漢子笑聲比陽光更狂！

男人 1：阿翰，好幾天沒看到你，送個彩禮，還跑去哪裡野了？

阿翰：導航斷訊，水袋又漏水，那口淺井乾得剩下沙，差點回不來！

男人 1：沒事就好。

阿翰：幸虧這老傢伙爭氣，沒讓我死在無人區。獵物……已經是全部了？

男人 1：有總比沒有好，至少今天有肉。

阿翰：以前我們靠羊群、靠商路，這幾年雨愈下愈少，羊死了，路沒了，只能靠著外快賺錢。

不打獵，連孩子都要挨餓……(△拍拍駱駝)老駱駝，走，帶你找水喝。

△阿翰拉著駱駝找水，下。

△多雅出，提著一個空的塑膠桶，焦慮地拉著一頭乾瘦的母羊，不停催促母羊生奶

多雅：沒水了，連羊都擠不出奶了！我的孩子燒成那樣，沒有奶水補充體力，她會撐不住的！

妳連我的最後一碗水都喝完，怎麼會擠不出羊奶？氣死人！

慈鈺：多雅，冷靜點！這頭羊脫水了，妳再怎麼逼牠也沒用。

多雅：我該怎麼辦？難道看著孩子渴死？

慈鈺：這不是普通的感冒，是急性脫水熱。我還有電解質水，先給孩子喝。水，我會找出來！

多雅：真的嗎？

慈鈺：給我一點時間。這五年來，我一直觀察地層的脈動，等待探測技術的成熟。

多雅：非常希望妳能成功，我先照顧孩子。

△多雅匆匆下。男人們看到慈鈺幫助多雅，無不讚美，邀請慈鈺參加晚上的慶祝餐會

男人1：慈鈺 妳實在很聰明、很有辦法，每次有狀況，找妳就沒問題。

男人2：我們好不容易獵到幾隻野味，今晚有肉，妳一定要來！

慈鈺：這……

男人1：對！難得有收穫！好幾次慶祝會妳都沒出現，這次一定要來！

慈鈺：沒有水，你們還要殺獵物？

△男人們瞬間安靜。

男人1：不殺—我們死。

△男人們不再看慈鈺，拿起女人劈好的木柴，開始堆疊火柴，準備起火

慈鈺：(△獨白)五年了，原本寧靜的漠地，人與動物還能共存。現在，因為乾渴而變得暴戾。

以前族人放牧與貿易為生，不需要頻繁殺戮；但生存的壓力逼得族人拿起獵槍。難道生存只能建立在掠奪與犧牲之上嗎？我實在不忍看被獵殺的動物，不忍聽被獵殺前的哀鳴……

如果水是生命的起點，那麼失去水的地方，會重新定義什麼叫做「活著的人」。

(△停頓)我不能只是看著它發生。

△背景投影轉為深藍(象徵水源的希望)。男人們的歡呼聲逐漸變小，風沙聲起。

第2場〈大旱成災〉 時：日 景：沙漠

人物：慈鈺 納耶爾 阿翰 多雅 阿巴斯(阿巴斯) 薩義德(薩義德) 凱蘭族人

△舞台被強烈、近乎慘白的頂光壟罩，象徵奪命的艷陽。背景投影龜裂的地表。

△納耶爾從舞台的高處走下。他背著裝滿厚重舊書與地質儀器的專業背包，手裡拿著一台數值停滯的手持氣象儀。他看著下方疲憊的族人，眼神充滿憂心。

△族人們搬運著現代抗旱物資(空塑膠桶、捲起的帆布)，腳步沉重。小孩坐地大哭，不願走動

△慈鈺不停擦拭臉上汗水，幫忙安慰哭泣小孩

(唱)

阿 翰：烈日燒，像貼在身上的火，最後一滴水，卡在喉嚨口

多 雅：希望墜落，像手裡的沙，一握就散，一吹就走

多雅/阿翰：生機被抽乾，腳下只剩荒蕪

族 人們：風一吹，全世界都在流浪

(全體重複低唱)： 荒蕪……荒蕪……荒蕪在呼吸

荒蕪……荒蕪……我們還在這裡

薩義德：(△踢開空桶)綠洲到底在哪裡？阿巴斯，讓大家休息吧，再走下去，沒見到水先見老祖先了！

阿巴斯：這處找不到水，就再找別處，一定會找到水源。大家找個陰涼處休息，吃點乾糧維持體力。

△族人頹然坐下。多雅看著乾扁的水袋，阿翰咬著硬如石頭的餅乾。

阿 翰：沒水，乾糧吞不下去啊！

多 雅：水源一個個乾了，大半年都不下雨，老天爺真的要滅了我們凱蘭族嗎？

納耶爾：老天爺沒想滅了誰，是目前看不到後路。

薩義德：納耶爾，你頂著「國際學位」的光環回來，族人都指望你帶領我們走向現代。這五年，你除了翻出一堆舊書，就是整天對著奇怪的儀器，你說這叫「科學預測」，水在哪裡？半個月，連拆五次帳篷遷徙，族人一個個生病，再沒水喝，都要在「科學」裡渴死了！

阿巴斯：納耶爾！你是族裡知識最高的人，也是我們的希望。你翻了好幾天的族誌，老祖先是怎麼撐過火燒山的大旱？

納耶爾：(△拿出地質圖與族誌)族誌記載，先祖曾遭遇一場長達三百日的乾旱。那時，凱蘭族為了擴張領地，讓沙漠血流成河。這五年為了生存被迫獵殺，雖然填飽肚子，卻也讓這片土地失去呼吸。我手上的儀器，能測出水在幾尺之下，但測不出還要用多少生命，換一口水。如果一直掠奪，就算找到水，我們也只是活得更久一點的乾渴而已。

(△停頓) 我不想再這樣活下去。

薩義德：那是為了活命！強欺弱，弱無能，本就是自然的法則，這和天沒下雨有什麼關係？

納耶爾：你說這是自然的法則(△看向族人)為什麼，我們越活，水越少？為什麼越搶，土地越瘦？這不是天的問題，是我們走錯了路口。

(唱)

凱蘭的靈魂曾如此強壯，在風沙與羊群中放聲歌唱

我們往前挖，往前搶，每一次呼吸都更慌張

土地不說話，但它在流浪，被我們一寸寸逼向荒涼

水在何方？水在何方？用命去換，也只是更深的失望

水在何方？水在何方？我們越要答案，就越走進迷惘

當我們失去敬畏的方向，綠洲也只能慢慢消亡。

薩義德：所以呢？拿著你的舊書求情嗎？

△當下氣氛陷入愁雲慘霧，慈鈺站了出來，她的眼神與納耶爾交會

慈鈺：或許我們可以試著與這片土地和解。如果傷害已經造成，我們就從現在開始修復。

阿巴斯：慈鈺，妳一向有不同的眼光，妳說說看，怎麼跟乾涸的大地說話？

慈 鈺：長老

慈 鈺：(唱)

過去已經寫下，像刻在沙上的傷
風吹不走，只會越來越深、越燙
如果我們只記得誰傷了誰，這片土地 永遠學不會原諒
放下手裡的獵槍 不是認輸
是不想再重複同樣的傷
把手伸進沙裡 種下一點點希望
也許現在不發芽 但總會等到第一場雨輕揚

雨來吧！不是為了洗掉過去
雨來吧！是讓我們能重新活一次
雨來吧！未來還在腳下
第一場雨
洗淨這片風沙

慈 鈺：從節制開始，舉辦一場不流血的祈雨儀式。如果水是生命，我們還要用另一種生命去換取嗎？
我們用親手做的烤餅、麵包，向大地展現不再掠奪的誠意。

△慈鈺閉上眼感受。她不再只是依賴儀器。

慈 鈺：大家安靜。(△停一拍)聽，大地的脈搏在跳。風向變了，從雲層吹來的微風；空氣裡……開始有了細微的濕氣。

薩義德：感覺到濕氣有什麼用？雨還是沒下來！等雨的人，等不到明天。

慈 鈺：所以我們要準備好迎接它。我們不再是掠奪者，是守護者。

納耶爾：慈鈺……妳竟然懂！我一直在想，為何儀器顯示雲層已經飽和卻無雨，或許不是沒有雨……是這片土地，已經不願意承接它。族誌中，老祖先走投無路時，也曾經放下長矛，妳的辦法竟然與失傳的智慧一樣。

薩義德：納耶爾，你在外面讀了幾年書，就把祖先的刀給忘了嗎？什麼飽和、什麼對流，我只看到族人在流乾最後一滴汗！你只是三長老，排在最後，別忘了是誰教你騎駱駝、教你怎麼在風暴裡活下來的！

阿巴斯：(△抬手制止)薩義德，夠了。納耶爾看見了雲，慈鈺聽見了地，我想起很久以前，土地還沒被血腥蓋住時的氣味。

(△看向眾人) 如果大地的原諒需要放下殺戮，這代價一點也不昂貴。慈鈺，就照妳說的做。
多雅，帶領婦女準備祭祀的食物；納耶爾，帶領青年團布置儀式和儲水裝置。
我們，就在這裡等雨。

△ 舞台燈光從慘白慢慢壓暗，隱約傳來悶雷聲。族人們傳遞食物的動作，帶著節奏感，像儀式。

眾人合唱：

把穀物擺上 讓氣味蓋過血的味道
用雙手 迎接新的黎明
我們試著放下 不是因為忘記
是因為再這樣下去 沒有人能活著記憶
一滴水 一滴淚 落在地上 算不算開始

(副歌)讓雨來 如果雨還願意來
讓雨來 那怕只落下一滴
讓雨來 讓這片沙地記得，我們沒有再傷害
我們終於聽見
大地的呼吸

第 3-1 場〈黑風遮日〉 時：日 景：沙漠

人物：納耶爾 阿翰 多雅 阿巴斯(阿巴斯) 薩義德(薩義德) 凱蘭族人

△接 S2 合唱的音樂聲，慈鈺捲起袖子，正與多雅等婦女熟練地揉著麵團，準備祭祀用的食物。

△背景投影漸暗，黑雲壓境。

慈 鈺：改變從這一口餅開始。我們不再用殺戮換生存，而是用雙手留下痕跡。如果大地聽見了凱蘭人的誠意，雨水一定會……

△突然，人聲騷動，帳篷周圍吹起一陣風沙。族人呼喊自家小孩，慌張收拾帳篷

薩義德：(△臉色大變，望向天際)： 那不是普通的風，是黑風！沙塵暴來了！

納耶爾：慈鈺，抓緊我，別放手！

阿巴斯：不要管東西，人先走，所有人前往烏洞！

△兒童們緊緊拉著父母，婦女收拾，男人拉繩，眾人跟在領頭的薩義德身後，倉皇奔逃

△慈鈺幫忙扶著年長的阿巴斯，手拉納耶爾的衣角，面色焦急

△沙塵暴自遠而近開始席捲大地

○ S：(△人聲混亂、交錯、重疊一唱)

跑 跑啊！別回頭 別回頭

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在哪裡？

躲 快躲！往哪裡躲？

逃 逃 我們要逃去哪裡？

躲 躲 哪裡還能活下去？

(△半唱半喊)

沙在咬人！天黑了！什麼都看不見了！

黃沙翻起 像活的東西

吞掉路 吞掉人 吞掉聲音

還有沒有地方 還有沒有生機？

所有的腳印 一瞬間 全沒了蹤跡！

慈 鈺：黑風像是一頭發瘋的巨獸，要把世界整個吞噬！

納耶爾：別停，衝進前面的烏洞！駱駝隊，靠牆蹲下擋風！

△眾人奔進烏洞，喘氣不止，駱駝檔在洞口擋住風沙，沙塵暴在外肆虐

△慈鈺手仍緊緊拉著納耶爾的衣角，全身顫抖，納耶爾情不自禁環抱慈鈺，給予安慰

納耶爾：慈鈺 沒事了，安全了。別怕，我在這裡！

△慈鈺發現納耶爾擁抱自己，心底害羞，趕緊推開他的懷抱，兩人尷尬

慈 鈺：謝謝你……納耶爾，我……我剛才只是太緊張了。

納耶爾：這種風，誰都會怕。五年前妳剛來，也遇到一次。

慈 鈺：五年前？那時我只顧著護住器材，根本沒注意旁邊的人。

納耶爾：我看著妳。那時我剛從國外回來，滿心想著科學、數據改造家鄉，卻看到一個單薄的東方女子，蹲在乾涸的沙地量測溫度。我當時想，妳大概撐不過第一個旱季……沒想到，妳一待就是五年。

慈 鈺：你那時總是站在遠處冷冷地看著我，我沒想到高冷的「國際學者」，會半夜陪我在沙丘上看星星。

納耶爾：妳告訴我，星星不只是導航的工具，還是老祖先的眼睛。妳教我『二十四節氣』，妳說大地有它的呼吸，要學會聽，而不是只會測量。我第一次覺得，手裡的儀器也有溫度。

慈 鈺：納耶爾，你還記得那次你推動開發水源的新計畫被長老誤解，他們說你背棄傳統，你一個人坐在枯井邊，四周一片黑。

納耶爾：記得。那晚我真的想放棄了。我跟他們說可以測風向、算降雨，他們卻只回我一句「風是天的事」。我不怕他們不懂我，我是怕……有一天連我自己都放棄了。

慈 鈺：那晚，我給了你一包故鄉的茶葉。

(△回憶五年前的對話)

慈 鈺：(△從口袋拿出茶包) 納耶爾，這是我故鄉的茶。第一口，是苦的，沒人習慣你的超前，沒人理解你的用心。

納耶爾：但第二口會回甘……喉嚨深處會生出一股甜味。

慈 鈺：有些東西不是錯，只是還沒習慣。如果你怕自己忘記初衷，我幫你記著。

(△從回憶回到當下)

納耶爾：這句「我幫你記著」，是支撐我的力量，我不需要全世界都懂我，只要有一個人懂。

在族裡，「三長老」代表最後一個聲音。薩義德覺得我帶回來的儀器是廢鐵，大長老雖然包容，卻也防範我出錯。但妳不一樣，如果連妳都失敗了…

△兩人對視，納耶爾再次伸出手，輕輕覆在慈鈺的手上，慈鈺這次沒有避開。

納耶爾：沙塵一時半刻不會停，先休息吧。

△兩人對視，風暴聲在這一刻彷彿退得很遠。

S：3-2〈黑風遮日〉 時：夜 景：烏洞

人物：慈鈺、納耶爾 阿翰 多雅 大長老(阿巴斯) 二長老(薩義德) 凱蘭族人

△沙塵暴已結束，駱駝在烏洞前蹲伏，遮擋捲起的沙塵

△慈鈺走出烏洞外，仰望星空

慈 鈺：黃沙掃過，一切又像沒發生過。躲在烏洞求得一時平安，躲過這一次，下一次呢？

如果不改變，凱蘭族永遠都在逃亡。

△烏洞內傳來爭執聲，慈鈺入洞內查看

阿 翰：這一季第三次了！每次都跑、躲、再跑，這種日子跟等死有什麼區別？

多 雅：羊沒了，草沒了，水也沒了，孩子還在生病，我真的不知道還能撐多久。

阿 翰：長老，你們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問題？難道凱蘭人一輩子逃命嗎？

薩義德：沙漠的人，沙災就是命運！除了逃，還能拿什麼跟天鬥？活一天，算一天吧！

阿 翰：這不叫活，這叫拖命。

薩義德：那你說！要怎麼活？

阿巴斯：夠了！

△眾人安靜，阿翰義憤填膺地繼續開口。

阿 翰：老祖先時代工具沒發展，人口少，現在這麼多子孫，趁今日聚在烏洞，大家一起想出辦法。

納耶爾：凱蘭族逐水草而居，水源欠缺一直是最大的問題，遇到苦旱，就算等到雨水，確實也不夠族人使用。慈鈺，妳之前提過的計畫，現在是時候告訴大家了。

阿巴斯：慈鈺，妳曾說過妳家鄉的人不用追著雨走，你們怎麼把水「留住」？

慈 鈺：是。我們不只等天降雨，而是讓水留下。在早期農業時代，開鑿深井，建立地底儲水系統。即便風沙蓋過地表，地底的水依然能供應好幾個家庭。這不只是挖井，是在地底種下生命的根。

薩義德：這裡是沙漠！沙漠的地會塌、會陷，底下甚至有毒氣，妳要大家去賭命？

慈 鈺：現在不挖，也是在賭命。根據這五年的觀察，這片沙地下有斷層含水層，避開流沙區，族人合力挖出十口深井，建立地底蓄水池，即便風沙再大，地表再燙，地底的水依然能供應足夠。

多 雅：我活了這麼久，從沒聽過沙漠底下能存水……如果失敗呢？

阿 翰：連找水源都不簡單，挖深井一定需要很多人力，這……

納耶爾：各位，我們世代代都被水源的問題困住，慈鈺說的不是魔法，是科學，這五年來，她用她的腳步丈量土地，我用我的儀器驗證她的眼光，她的觀察，加上我的數據，這是我們的活路。

薩義德：萬一挖錯呢？人力耗光，還是沒水！

納耶爾：至少，我們不是坐著等死。阿巴斯，你的決定是？

阿巴斯：我們一直在逃。逃風、逃旱、逃命，但沒有一次是往前走。

這一次，不逃了。這不只是挖井，是為凱蘭族挖出一條活路。

明天日出，風暴停息後，找安全地方安頓門戶，薩義德帶領衛隊負責營地安全；納耶爾和慈鈺帶頭找水；阿翰，召集壯丁，帶上所有工具。我們要在這片黃沙裡，種出水來！

族人們：(△靜默片刻，低聲)……好。

△族人表情各異，有的遲疑，有的堅定。慈鈺望向納耶爾，納耶爾對她點頭微笑。

第4場：〈沙海甘霖〉 時：日 景：沙漠

人物：慈鈺 納耶爾 阿翰 阿巴斯 凱蘭族人

△ 烈日如白銀般刺眼(頂光強烈)，背景投影扭曲的地熱波紋。納耶爾與慈鈺領頭，後方跟著滿身汗水、背著地質儀器、鐵鏟與支撐架的壯丁隊伍，步履沈重。。

△ 阿翰扛著支撐架，抹掉流進眼睛的汗水，腳步一個踉蹌，重重跪倒在沙地。

阿 翰：又是乾的！太陽在吸血，沙在啃肉！走了十天，挖了四個點，地圖上的藍點全是騙人的，除了燙手的廢沙，什麼都沒有！什麼科學深井？地底的蟲都渴死了，哪來的水！

男人1：一路走一路挖一路空，我肩膀的皮都磨掉了，再挖下去，水沒挖到，我們先把自己埋了。

家人都還在等水，到底要挖到什麼時候？

大長老：凱蘭族的生存危機從未消失。如果現在回頭，帶回去的只有絕望。

阿 翰：大長老，沙地太軟，隨時會崩塌，萬一掉進流沙，連屍骨都找不回來！就算真的挖到了，沙子一埋，還不是白忙一場？

大長老：納耶爾，你怎麼看？

納耶爾：大家冷靜。不是沒水，是我們找錯地方。阿翰，剛才那片沙的顆粒太細、太鬆，是風長年堆出來的風積沙，那種地方，水留不住。

阿 翰：沙就是沙，還分這麼多？

納耶爾：分得很清楚，水，只會待在留得住它的地方。那邊有幾棵枯死的檉柳，葉子死了，但樹還站著，代表它們曾經碰到水，而且水在下面。慈鈺，看儀器，頻率是不是在這一帶變穩定？

慈 鈺：對！這一帶的頻率比較穩，下方應該是比較緊密的硬岩層。

納耶爾：那就對了。之前我們找的是淺層水，一挖就塌。這下面不是沒有水，是被壓住了。只要避開流沙層，打到那層硬岩，水會湧上來！這不是運氣，是判斷！

慈 鈺：信心不是看見才相信，是相信了才能看見。在我家鄉，水從天上來；在這裡，水藏在地下。只要我們找到它，它就會留下來，沙子就再也埋不掉凱蘭人的希望。

納耶爾：阿翰，如果沒水，我第一個停手。

△男人們雖無奈，咬牙起立，沉默地繼續跟行。

慈 鈺：(唱)

沙還在動 風還在捉迷藏 但這片土地沒有說謊

看不見的地方 有聲音在呼喚 有東西 還在等我們發現

納耶爾：不是偶然 不是猜想 是線索一點一點拼上

樹沒有倒 土在改變 水就在下面 不曾走遠

合 唱：在下面！在下面！

慈 鈺：它在等我們

納耶爾：它在這裡！

合 唱：就是這裡！挖下去！不要停！不要怕！

手不停 心不散 把這片沉默翻開！

就看見希望！

△男人們雖然疲憊，但聽到了「水」字，有點無力的神情，但奮力挖地

慈 鈺：地層壓力穩定，快，支撐架加固！別讓沙塌下來！

納耶爾：堅持住！再往下！鑽頭碰到岩盤了，退開！壓力要釋放了！

△突然一聲悶響，沙層滑動，一側井壁開始崩落，一名壯丁腳滑，半身陷入鬆沙

男人1：塌了！塌了！快退開！

男人2：拉他！快拉他出來！

阿 翰：(△衝上前)抓住我！別放手！

△眾人合力將人拖出，但支撐架傾斜

多 人：停手吧！這樣會死人！

阿 翰：(△喘、怒)夠了！這不是挖井，是送命！下面只有死路！

慈 鈺：(△沉聲)再挖下去可能會死人。但不挖，會慢慢死，失去活路。

納耶爾：剛才崩的是上層鬆沙，不是底層。(△指地層)下面那一層，已經撐住了。我們離水源，只差最後一步。

阿 翰：這次如果又錯了呢？

納耶爾：我會被埋在下面。

阿 翰：撐架。(△咬牙)再挖一次。這一次，不是為了誰，是為了我家還在等水的老婆和孩子。

△眾人重新動起來(這次更慢、更沉重)

慈 鈺：支撐加固！慢挖！不要搶！

納耶爾：對！控制壓力！不要讓沙層再鬆動！

△再接續唱段，節奏轉快、轉重。

合 唱：還在下面！還在下面！

慈 鈺：它在等我們

納耶爾：就在這裡！不要迷茫

合 唱：再一次！再一次！不要停！不要退！
手會痛 心會怕 但不能在這裡倒下！
就找到希望！

慈 鈺：穩住！別亂！

納耶爾：就是現在一開！

全 體：開！

△突然，舞台底部噴出細微的水霧(燈光閃爍藍光)

阿 翰：是水……？

△一瞬靜止，所有人不敢動，下一瞬，水湧出

男人們：出水了！長老！沙地出水了！

男人1：(△顫抖地捧起水)真的……可以喝嗎？(△喝下，狂喜)

△族人們齊聲歡呼，互相擁抱，有人將混合著泥沙的水往臉上抹。

阿巴斯：水源既出，大家加把勁，建起凱蘭族第一座深井吧！納耶爾，慈鈺，我們成功了！

慈 鈺：(唱)

水在手上 是真的在流
不是夢 不是只能等待的日落
我們打開了它 從沙的深處
不是奇蹟 是我們一起做到的承諾
這不只是一口井 這是我們留下來的理由
我們沒有放手 把水種入這片沙漠

納耶爾：(唱)

不用再走 不用再找
不會再倉皇失措
水在這裡 就在腳下
不是奇蹟 不是命運的枷鎖
我們終於 看懂了它在哪
一口井 換一種生活
從今天開始 好好地活

全 體：(合唱)

水在這裡！水在這裡！
不用再逃！新的生活！
種下我們的根
從今天開始 好好地活！

阿巴斯：慈鈺，這一路風吹日曬，妳一個女孩子，辛苦妳了。

慈 鈺：大長老，是因為您和納耶爾願意相信科學，接受改變，才有現在的成果，我不辛苦，辛苦的是流汗的族人們！

納耶爾：只要深井保持水源穩定，凱蘭族就不用時常遷居。慈鈺，妳改變了我們的世界。

慈 鈺：是你們自己選擇了未來。善用水源，不用冒著危險打獵，更可以發揚婦女的織布技術，大長老，我有很多想法等不及跟您討論！

阿巴斯：好，等深井建設完成，我們三位長老會坐下來，好好聽妳這位外交特使的建言。

慈 鈺：多謝大長老……多謝納耶爾！

△納耶爾眼神熱烈，看向掩不住笑容的慈鈺，慈鈺低頭害羞。

阿巴斯：(△低語)水種下了……接下來來的，就不只水了。

△阿巴斯露出欣慰卻又深思的神情(擔憂凱蘭族雖然不用流亡，但可能會引來其他部族甚至是工業強權的覬覦)。

第 5-1 場 〈編織黎明〉 時：暮 景：沙漠帳篷

人物：慈鈺 納耶爾 多雅 阿翰 凱蘭族人

△舞台中央是新落成的水井。婦女正在打水。

△突然，多雅抱著大哭的女嬰狼狽奔出，阿翰緊追在後。

多雅：救命！誰來救救我的孩子！

阿翰：多雅，站住，把孩子給我，這件事沒得商量！再多一張嘴，全家都要餓死！

多雅：我不給！她是我的命，我懷胎十月辛苦生下女兒，我不同意你的決定！

阿翰：與其看她長大後跟著我們受苦，不如讓她去有能力的人家，她還能活！

多雅：(△尖叫)我不接受！都是你的藉口！難道女人只會吃飯嗎？我們煮飯、劈柴、照顧羊群，哪一件事輸給男人？

阿翰：那是兩碼子事！沒錢就是沒錢，妳拿什麼養她？

△ 就在阿翰要搶過女嬰的時候，慈鈺從帳篷緩緩走出。

慈鈺：等一下。阿翰，冷靜。多雅，把孩子給我。阿翰，如果多雅能賺錢，而且賺得很多，這個孩子是不是就能留下來？

阿翰：怎麼可能！凱蘭族女人從不踏出帳篷賺錢，難道讓她去打獵？還是到外地送貨？

慈鈺：不用出門，也可以賺錢！

(唱)

先別動 你看她

她還沒學會哭 就被世界決定去留？

你們裡握著的不只是線

是出口

一針一線 不是為了過日子
是讓活著變得有價值
把凱蘭的名字 織進別人的生活

外面的路很遠 但商隊會來
他們走過黃沙 穿過國界
帶走寶石 帶走香料
也會帶走 你們指尖上的傳說

(△對阿翰) 你說她不能活？

如果有一天 她不用離開帳篷
也能讓整個家活下去
她還是負擔嗎？
還是……你還沒看見的未來

阿翰：啥？真的有人想買這些東西嗎？不會太俗氣被嘲笑？

慈鈺：會有人買，一點也不俗氣。

多雅：慈鈺……妳是說，我們織的布能換錢？

慈鈺：沒錯！而且需要大量的理線與織布的人手。妳的女兒，將來會是織坊出色的傳承人。她不是負擔，她是凱蘭族的驕傲！

△其他婦女聽到慈鈺的想法，本來認命的眼神表情，多了光采

△阿翰雖然有點懷疑，但心中也有些動搖

阿翰：如果……如果真的能活下去，真的能換到錢養家，我何必當惡人？好，我給你們三個月。如果真的有人買了這些布，孩子留下。如果沒有……

慈鈺：不用三個月。第一批樣品送出去，就會有答案。多雅，告訴大長老，我們要成立第一座「凱蘭織坊」。

△ 婦女們歡呼起來。阿翰有些笨拙地接過女兒，看著嬰兒小小的臉龐，手在顫抖。

慈鈺：(△獨白)善意不是施捨，而是給予生存的權利。如果沙漠可以被改變，命運，也可以被重新編織。

第 5-2 場〈編織黎明〉 時：日 景：沙漠帳篷

人物：慈鈺 納耶爾 陳遠(跨國商業領袖) 多雅 凱蘭族婦女們

△舞台擺滿色彩斑斕、圖騰奇異的織品。陳遠和幾名商旅，拿著放大鏡仔細檢視布料。

陳 遠：納耶爾，這口深井確實厲害，但做生意不是靠奇蹟，是靠穩定供應。沙漠運費風險太高，這點產量，我收購了也沒賺頭。

納耶爾：陳老闆，你看到的是產量，但凱蘭族的未來不在於產量，而在於獨特性。這些織品，不只是

商品，而是凱蘭族第一次被外界理解的方式。

陳 遠：話是不錯，但市場只講一件事——產能。除非……

△慈鈺領著多雅與幾名拿著樣品的婦女，氣場專業地走入。納耶爾後退一步，將主導權交給她。

慈 鈺：除非我們讓產能穩定，但獨特性一旦消失就找不回來。陳老闆，這些織品的每一寸紋理，都是承載歷史的文化印記，是精品市場最珍貴的價值。

陳 遠：慈鈺小姐，這批紋理、配色，像是織進沙漠的晚霞，貴婦們看到絕對會瘋掉。可是現實而言，我需要能上架的數量！

慈 鈺：陳老闆，民族的獨特性就是它最高的產值，物以稀為貴。不只是一次交易，是長期合作；不是你買布，是你參與凱蘭織坊的未來。

陳 遠：妳很有說服力，我可以收這批貨，也能預付下一批貨的訂金，但三個月後，我要看見三倍的產能。

慈 鈺：陳老闆，織布需要人工、時間，更需要對品質的堅持。要在三個月內增產，需要……………

陳 遠：需什麼？錢的問題好談。

慈 鈺：需現在全額付清。

陳 遠：全額？慈鈺小姐，這不合商場規矩。

納耶爾：陳老闆，我們需要這筆預付款增加織坊的設備，並確保不會因為三個月後的市場波動而承擔風險。這不光是買賣，而是對凱蘭族未來的投資。

陳 遠：好一個投資未來！我看過你們建造的深井，把荒漠變家園的毅力，我願意賭一把。好！全額付清！

△陳遠取出大疊現鈔，婦女們驚呼出聲。多雅熱淚盈眶

慈 鈺：合作愉快。三個月後，凱蘭織坊絕對不會讓您失望。

△商旅們興奮地捲起布匹離開。

多 雅：慈鈺 這是在作夢嗎？我織的布，竟然有人願意花錢買，還能換來女兒三年的口糧？

慈 鈺：這不是夢，是妳們高超的手藝換來。姐妹們，金額平分，三個月的時間，大家要認真趕貨。

多 雅：慈鈺，謝謝妳！妳救的不只是一個孩子，妳救了我們所有女人的尊嚴！我的女兒可以留下了！

慈 鈺：多雅，這真的是妳們應得的。姐妹們都很不簡單，連夜趕做織品，而且功夫不減，我只是幫忙賣出，還是大家的功勞。

婦女1：慈鈺妳太謙虛，是妳聰明，能跟東方商人談生意，不然這件事情根本就不會成就，妳是我們姐妹的大恩人

婦女2：我們在家裡總算有信心抬頭講話，不但幫忙賺錢養家，也比較不會被男人輕視！

慈鈺：接下來三個月，要趕出一批織品，我會很嚴格的監工喔，品質不能馬虎，準備好了嗎？！

婦女們：準備好了！慈鈺監工！

△婦女們興高采烈地散去，準備開工。只剩下納耶爾與慈鈺。

納耶爾：我本以為妳只會找水，沒想到妳還引進希望。妳給了她們一口井安定生活，現在又給了她們

一對羽翼。

慈 鈺：我只是幫她們，把手裡的線連向世界。

納耶爾：慈鈺，我一直設法改變凱蘭族的命運，我用儀器、用數據、用冰冷的公式，卻從沒想過，絲線，更能安定人心。妳，是凱蘭族等了百年的那場雨。

慈 鈺：你才是這片沙漠的守護者。沒有你的科學，我的線沒地方懸掛。

納耶爾：如果……我希望這條線留下來呢？不只是連向世界，也連在這裡。

慈 鈺：(△迴避)沙漠的種子一旦開花，就不會輕易枯萎。只要井水還在流，我的線就不會斷。

慈 鈺：(唱) 誰說荒漠只能沉默？拉開絲線 不是答案 是另一種距離

風會把它帶走 也會把它留下 我不知道它會去哪裡

但也許 有人會接住

納耶爾：(唱) 我用數據 走過所有可能的路 卻沒算過 人心何處是歸途

沙漠開始不同 不是因為水 而是妳 讓我們開始有了相信

慈 鈺：(唱) 我不能停步 停下來 線就會變成枷鎖

納耶爾：(唱) 如果我說 我想讓妳留下

慈 鈺：(唱) 沙漠不屬於任何人 任何人都一樣

兩 人：(合唱) 絲線在繡 藍圖在走

我們在靠近 卻也遲疑該怎麼走

慈 鈺：(唱) 如果有一天線斷了 是它被風帶去了 看不見的地方

納耶爾：(唱) 我會在這裡 等線回來 不知道 它還會不會回頭

兩 人：(合唱) 在黃沙之上 我們相遇 不是永恆 卻是真實

△ 納耶爾想牽住慈鈺的手，慈鈺卻轉身，避開了接觸。燈光緩緩轉暗。

第6-1場〈血訊入營〉 時：日 景：帳篷

人物：慈鈺 多雅 阿翰 女孩 婦女們

△舞台一角，幾名婦女與孩子正在整理束口袋，繡有凱蘭族圖騰，每袋都繡著名字，有拉繩可束緊

△阿翰抱著女嬰，看著多雅正忙著將紙鈔放入愛心袋。

阿翰：多雅，妳織布換來的錢，真的捨得放進去？那是給女兒買新毯子的錢。

多雅：這不是捨得，是信任。當初如果不是大家伸手拉一把，這孩子哪能睡得這麼香？我們這叫「守護隊伍」，孩子長大也會懂的。

女孩：(△捧著愛心袋跑過來)阿翰叔叔，這是我存的愛心錢，慈鈺姊姊說過，每一滴水都能變成綠洲。我也要跟她一樣，當個很厲害的人。

△慈鈺提著一籃絲線走上台，聽到對話露出欣慰微笑。

慈鈺：姐妹做出非凡織品，賺到金錢改善生活。陳老闆傳訊息來，織品的評價很高，很多商人都想要購買，他要我替他將織品留全，下一批貨的訂單已經翻倍了！

多雅：這真是好消息！慈鈺，東方女孩都像妳這般善良又聰慧嗎？

阿翰：妳一個女孩子，跋山涉水來到沙漠，真的只是為了教我們挖井、做買賣？妳到底為什麼而來？

慈鈺：我屬於「寰宇共善聯盟」。

(唱) 我不是從遠方來給答案

只是看見這裡有人 還在風中期盼

如果世界有一條路 一定是大家一起走出。

跨越人海，我也曾在風沙裡學會等待與堅強

不忍看見誰被留下，或被世界遺忘在塵埃

我來這裡，不是為了改變誰

是因為生命，不該有差別對待

只想讓每一雙手，都產生力量

和你們一起，讓這片沙漠不再只是生存

而是可以被相信的地方

多雅：妳為了我們走那麼遠，這需要多大的勇氣啊！

△突然，尖叫聲傳來，剛剛離開的女孩跑進來。

女孩：水井邊……好多血！剛才我去打水，踢到一個倒在地上的陌生人，全身都是血，沙子都紅了！

我以為是死人！

慈鈺：那個人呢？

女孩：大長老叫人抬進帳篷了，他穿的不是我們族的衣服，模糊說著聽不太懂的話。大長老請慈鈺姊姊過去幫忙。

慈鈺：阿翰，把急救箱帶著備用，多雅，妳留在這裡安撫大家，別讓孩子們靠近水井。

多雅：(△接過女嬰)妳快去，這裡有我。

慈鈺：人命關天，我們快走。

△ 燈光轉成急促的暗紅。慈鈺與阿翰快步奔向舞台深處，音樂節奏變得緊湊且充滿危機感。

第 6-2 場 〈血訊入營〉 時：日 景：大長老帳篷

人物：慈鈺 納耶爾 阿翰 阿巴斯 薩義德 卡林(外族難民)

△帳篷內，燈光昏暗。卡林(陌生難民) 腹部纏著滲血的繃帶，臉色蒼白昏睡著。

△阿巴斯、薩義德、納耶爾圍在一起低聲爭論。

薩義德：大長老，這傢伙打哪來的都不知道，就這樣讓他進帳篷？現在外面亂得要命，萬一他是敵人，或是身上帶著什麼傳染病怎麼辦？趁他還有一口氣，趕緊送出營地，別讓他靠近我們的井！

納耶爾：二長老，他連站都站不穩了，就算是敵人還能做什麼？你看他的衣服，是族人早期的樣式，

他很可能是以前離開的族人。

薩義德：離開就是外人了！現在不是講血緣的時候！要是收留他，其他難民聽說這裡有水、有糧，全湧過來了怎麼辦！我們的井守不住這麼多人！

阿巴斯：薩義德，人活著不只是為了築牆防人。(△看見卡林睜眼)他醒了。納耶爾，你來問。

納耶爾：(△端起水碗，扶起他)這裡是穆拉瓦地區，凱蘭族營地，你現在人在大長老的帳篷內，很安全，我是三長老納耶爾。來，先喝口水。

卡 林：(△順從喝下水)咳咳……咳咳……(△急著想說話卻一再嗆咳)

納耶爾：慢慢喝才不會嗆到。不如，我問問題你回答，好嗎？

△卡林喝完水，順從地點頭。

納耶爾：你是哪一族的族民？為何重傷來到此地？

△卡林一聽問題，忽然痛哭失聲

卡 林：嗚……完了……都完了……我也是凱蘭族人，但我離開了……在鄰國娶妻生子，以為可以活下去……誰知道天災引發戰爭，為了爭奪水源和糧食打得屍體成堆，我的老婆、孩子……還來不及抵達救援區，渴死在路上……

薩義德：已經亂到這種程度了嗎！大家都是沙漠子民，怎麼會搶成這樣！

阿巴斯：肚子餓到極限，恐懼就會蓋過理智，搶到越多物資越安心。

納耶爾：過去老祖先也曾記載，百年前發生過相似情形，造成好幾個沙漠民族，彼此攻擊、搶奪糧食，死傷無數。

卡 林：長老，我一心趕回凱蘭族，是為了通風報信，亂軍正往這邊擴散，希望族民可以提早防備攻擊。我不小心遭受亂民攻擊，才會身受重傷。

阿巴斯：難得你受重傷還為族人設想。你放心，以我大長老的身分向你保證，凱蘭族會保護你的安全

卡 林：多謝大長老。大長老，雖然我的家人都已經死亡，可是只有我一人幸運獲救，而仍然陷在戰火中，無數像我一樣的難民，餓得皮包骨！能不能救救他們？

阿巴斯：你好好休息，我來想辦法。

△卡林體力不支睡下，大長老眉頭深鎖，眾人走出帳篷商討對策。

阿巴斯：想要救助成千上萬的難民，我們一族的力量實在太渺小。救了局部，救不了全體。

薩義德：大長老，我們這幾百個壯丁守不住的，一旦難民潮湧過來，凱蘭族就完了！

納耶爾：二長老，光守著家門沒用。這場火已經燒到腳邊了。我親自去一趟王宮，國王身邊有一位首席顧問—「曜暉」先生，聽說他通達情理且很有權力。如果能說服他讓國王開啟糧倉、派出和平部隊維護秩序，這場浩劫才有可能停下來。

薩義德：你要去王宮？這時候外面動亂，去王宮等於送命！而且你是三長老，等於族裡的顧問，你絕對不能去！王宮遠在地平線那一端，路上沒法預防的流沙跟亂民伏擊，吉普車根本開不過去！如果開車，引擎聲在沙漠就像活靶子，亂民老遠就盯上你了！

納耶爾：我知道。所以我打算騎駱駝，必要時徒步走。駱駝能走吉普車到不了的隱密路徑。只要穿過

緩衝區，我就能進入王城的範圍。

薩義德：你瘋了！駱駝走得再快也要好幾天，你沒等見到顧問，就先渴死或被亂民搶了！

納耶爾：弱者等待時機，強者創造時機。與其等死，不如我去把火滅了！

△就在兩人僵持時，慈鈺帶著阿翰走來。

慈 鈺：我也去。我陪納耶爾走這一趟。

納耶爾：慈鈺？妳留在營地……

慈 鈺：納耶爾，你熟悉地形，但我有這五年記錄的災情資料和資料，面見王室，實證比口說更有力。

阿 翰：三位長老，慈鈺帶領大家存下的「愛心錢」，或許能派上用場？

慈 鈺：愛心錢的目的就是為了在危難時發揮大愛。如今外族動亂，族民流離失所，我們可以用這筆錢購買第一批物資，穩定人心，向難民展現誠意，而不是只用武器對抗。

薩義德：不行！這些錢應該留著當我們自己的後盾，萬一……

阿巴斯：二長老，正是這時候愛心錢最能發揮作用。慈鈺，這段路吉普車不能走，只能靠駱駝跟雙腳，妳一個女孩子受得了嗎？

慈 鈺：既然同在一條船上，我就不能看著船艙失火，我想拼一個雙贏的機會。

阿 翰：大長老，我也去！慈鈺對我家有恩，我願意隨行。如果我有什麼萬一，請大長老照顧多雅跟我的孩子。

阿巴斯：納耶爾，有慈鈺的智慧和阿翰的武勇相隨我確實放心多了。

納耶爾：我會照顧好她。

阿 翰：我保護你們兩個人！

慈 鈺：為了趕路方便，我會改穿男裝。明天拂曉出發，我們一定要在亂民抵達前，帶回王室的救援信號！

阿巴斯：願這片沙漠的神保佑你們，此行順利平安！（△低語）當初種下的水，現在，引來的，是火……

△燈光聚焦在三人身上，背景音樂轉為壯闊的遠行旋律，燈暗。

第 7-1 場 〈沙漠同行〉 時：日 景：沙漠

人物：慈鈺 納耶爾 阿翰

△烈日高照，三人牽著駱駝，找到一處陰涼休息，慈鈺男裝打扮，臉上蒙著面紗。

△阿翰搖了搖水袋，臉色難看，但仍將水袋遞給納耶爾，納耶爾立刻遞給慈鈺

阿 翰：太陽簡直要燒穿頭皮。車子怎麼進來？要是遇到流沙，輪胎一轉就陷進去等死。

（△嘆氣）納耶爾，水袋就剩這一袋了。

納耶爾：慈鈺，妳先喝，我們能撐到下一個綠洲。

慈 鈺：納耶爾，你帶路辛苦，你先喝吧。

納耶爾：妳平安，我才能安心帶路。

阿 翰：別爭了，兩個人都喝一點。我到附近找找看有沒有水源，納耶爾，你可要好好照顧慈鈺！

△阿翰拿著空水袋，腳步沉重地離開。納耶爾和慈鈺，兩人之間的氣氛瞬間變得安靜且微妙。

慈 鈺：月亮從鉤尖變圓盤，沙漠仍然不見盡頭，訊號越來越微弱，導航不穩，納耶爾，王宮究竟在地平線的哪個方向？

納耶爾：星辰的位置不會騙人。只要方向對了，終點一定會出現。

△忽然，一隻毒蠍子爬過，納耶爾拉過慈鈺，將她帶入懷中避開，另一手迅速用短刀將蠍子挑開。

納耶爾：小心！

慈 鈺：謝謝……你反應真快。。

納耶爾：慈鈺 我…… (△獨白) 我遠赴國外讀書，遇見危機從不慌張，為什麼站在她面前，連話都說不完整？

(△鬆開手)慈鈺，顧問身分高貴，官邸不會輕易見人。如果被拒絕了，妳有什麼打算？

慈 鈺：(△拿出愛心袋)這是我和族人一起做的，上面繡著他的名字和一朵沙漠小花。既然他來自東方，應該能懂這種心意。這不只是禮物，我希望喚醒他在權力下的悲憫。

納耶爾：(△翻看愛心袋)雖然我看不懂中文，但這些字的排列很美，妳的雙手不只會造井，還能織出動人的心意，用心必定能打動人……一如我對妳……

(唱)

沙漠的風如果真有安排，是什麼理由 讓我在此停下來？

妳像破曉 乍然闖進我眼裡 卻讓我學會 無法言明的等待。

如果這是命運給的安排，我願意站在妳身後，等待未來。

只是我還不知道 這一步，是靠近，還是退開？

慈 鈺：你的話比沙漠的夜更安靜，我的心卻揚起了風。

這份情感深重，使命提醒我莫忘初衷

我不能停下來 停下來會開始失控。

我怕我會忘了 遠方最初的夢

兩人合唱：我們站在同一片沙漠，聽見不同的遠方。

愛不是終點的答案，是難以預期的重量。

慈 鈺：納耶爾，我……

納耶爾：慈鈺，不用急著回答我。等我們完成這次任務，等大家平安，妳再告訴我答案。

△遠方傳來阿翰的呼喊聲，他故意抬高音量，甚至還吹了聲口哨。

阿 翰：兩位！水滿了！不過……你們兩個人的臉怎麼比夕陽還要紅？

慈 鈺：天氣熱，趕路吧！

△此時，一陣狂風，捲起漫天黃沙。三人趕緊蒙住口鼻，待風沙平息，四周景色竟完全變了樣。

阿 翰：完了！納耶爾，風把足跡全蓋掉了……連那個駱駝背的地標岩石也被埋了！你們等我，我去附近找標的。

慈 鈺：(△拍打手機)訊號消失，導航徹底斷了。納耶爾，我們是不是迷路了？

納耶爾：別怕。地標會消失，但星辰不會，只要方向還在，就不算迷路。

慈 鈺：你跟阿翰本來可以走得更快……是我拖慢你們。

納耶爾：妳沒有拖慢我們，妳是我出發的理由。

納耶爾：(唱) 風吹散的不是足跡 是我們以為能抵達的方向

慈 鈺：(唱) 沙漠沒有改變，只是我們開始走向未知的遙遠。

納耶爾：(唱) 我為妳擋風，卻擋不住即將到來的選擇。

慈 鈺：(唱) 我相信你，但不能相信未來會停在這裡。

兩人合唱： 我們走得越近，世界越安靜，
安靜到開始聽見，命運在逼近。
不是風在動，是選擇開始改變重量，
不是路在變，是我們再也回不到原狀。

△ 遠方傳來阿翰興奮的喊聲。

阿 翰(OS)：我看見了！地平線那端有燈火！應該是顧問的官邸！

△阿翰跑上。

阿 翰：我就送你們到這了。王宮不是我這種人能進去的地方。

慈鈺：阿翰，你不一起進去嗎？

阿翰：(△苦笑，拍了拍駱駝)這些東西要有人顧(△看向官邸)有些門，走進去容易，走出來難。

納耶爾：我們走了這麼遠，你現在選擇停下？

阿 翰：再往前，已經不是我用力氣能保護的地方。納耶爾，王宮，不是解決問題的地方，是決定誰
被當成問題的地方。進去的人，有時候不是被說服，是被重新定義。我這種人進去，只會被
當成問題。(△揮揮手) 走了！三天後，我在沙丘那頭等你們……如果你們還能走出那座城。

△阿翰慢慢往反方向走，沒有回頭。

△納耶爾握緊慈鈺的手，並肩前行，走在慈鈺身側，為她擋去熱風，忍不住回頭看向阿翰離去的方向。

第 7-2 場 〈沙漠同行〉 時：夜 景：顧問官邸

人物：慈鈺 納耶爾 曜暉 總管 隨扈

△曜暉伏案，眉頭深鎖審閱堆積如山的公文，背景傳來戰亂的低沈鼓聲。

△總管手拿一個繡有曜暉名字的愛心袋，角落還有一朵沙漠花朵，入內通報訪客。

總 管：顧問，有三個部族拒絕繳納糧稅，邊境今天又失守一處水站。(△遲疑)門外的訪客……

曜 暉：我忙著處理公文，說我沒空 讓他們改日再來。

總 管：他們已經來了兩天，今日其中一位託我無論如何將這個袋子呈給您。他說，這來自故鄉。

曜 暉：(△抬頭)一個普通的繡袋，有什麼稀奇？

△曜暉翻看愛心袋下緣繡有他的名字。

曜 暉：故鄉……我的名字……總管，讓他們進來。

△慈鈺與納耶爾步入。慈鈺男裝蒙面，步履略顯僵硬。

△慈鈺摘下帽子，面紗垂落，長髮散開。

慈 鈺：曜暉哥，是我。

納耶爾：(△如遭雷擊，看著兩人)妳早就認識首席顧問？

曜 暉：(△緩緩站起)她是我一起長大的乾妹妹。

(△盯緊慈鈺)終於願意回來了？沒有我在城裡壓著稅制、派人清掉亂民，妳以為妳能安穩地當拯救者，發揮妳的「善心」？

慈 鈺：我只是想讓凱蘭人把我當成真正的同伴。我沒想到，你一直在背後看著……

曜 暉：那是保護，是秩序，是把所有可能失控的結果，提前清掉。妳建的每一口井，都讓邊境更值得被權力爭奪，只要被爭奪，妳就不再安全。(△轉題)妳沒讓他們知道妳的身分？

慈 鈺：我怕一說出口，所有人就開始決定我該站在哪裡！是不是從一開始，我就已經被決定好了？

納耶爾：所以這五年，我們以為在改變世界……其實我們只是被允許存在的人？因為有人開了路，我們才能活得像個英雄？

曜 暉：改變是一場豪賭。你看見的是可能性，我看見的是代價。所以她才敢讓她身陷險境！

納耶爾：(△跨步上前)那你呢？你所謂的守護，就是把她鎖在你能控制的範圍裡，看著她掙扎？

曜 暉：(△對慈鈺)妳只要踏錯一步，這整個沙漠會先吞掉妳，再吞掉妳的理想。

慈 鈺：如果這五年來的理想都是錯的，讓我自己承擔代價。但我到底是在救他們，還是在讓他們相信我？如果我真的錯了……是不是代表，我越成功，就越不屬於他們……

(△遞出災情圖)曜暉哥，官邸的牆太厚，遮住外面的哭聲，戰火已經在門外！

曜 暉：(△審視災情圖)我以為只是邊境小規模的動亂。

納耶爾：這是一場即將吞噬整個沙漠的瘟疫！病重的父母被遺棄在路邊，飢餓的孩子就在沙堆中哭泣，飢餓、逃亡、死亡已經連成一條線。

曜 暉：沒想到……已經到這種程度。我會呈報哈山國王。

慈 鈺：曜暉哥，謝謝你。

曜 暉：別高興得太早。妳要救人，必須跟我入宮，親自向國王作證。但王宮禁地沒有批令難以進入……換回女裝，以「我的妹妹」身分進去。

納耶爾：我也去！

曜 暉：王宮不隨意接見部族領袖。

納耶爾：我當隨扈。我不需要名字，我當她的影子。

曜 暉：影子？進入權力，所有人都會被重新定義。如果你願意把自己「消失」在權力裡……

換衣服，明天進宮 (△轉身)進去之後，你們會明白一件事，不是所有真相，都有資格被說出來。

慈 鈺：納耶爾，對不起……

納耶爾：如果一定要有人站在陰影裡，那至少，不是替別人安排陰影的人。我會證明妳選擇的土地，

值得讓你留下來。至少讓我試到最後一刻，再說它不值得。

△納耶爾轉身走向門外。

△愛心袋被棄置在桌上，慈鈺拿起，手指撫過上面的名字，隨後放下，轉身跟上。

△ 遠方傳來戰亂的鼓聲，沈重且迫近。

第 7-3 場 〈沙漠同行〉 時：深夜 景：顧問官邸露臺

人物：慈鈺 納耶爾 曜暉

△ 露臺風勢強勁，燈火搖曳。

△ 納耶爾站在柱影中，低頭檢查短刀，動作沈緩。

△ 曜暉背對兩人，手裡拿著酒杯。

曜 暉：這裡的床太軟，你應該睡不著。

納耶爾：（△沒抬頭）太安靜了。安靜到……每一步都像有人在看，我聽不見外面的風。=

曜 暉：那你還敢走進來！這裡本來就沒有風，只有看著風的人。

納耶爾：不走進來，怎麼知道你們要什麼。

曜 暉：國王要的是邊境穩定，不是慈善救濟。講錯一句話，凱蘭族就會被當成亂民一起平掉。

納耶爾：我一直在想，為什麼五年了，井還會枯。

曜 暉：國王不需要井，他只需要能決定誰可以喝水。

納耶爾：（△抬頭）所以不是我們不夠努力，而是這個世界，從一開始就沒打算讓我們有選擇。

曜 暉：你這種人最麻煩，以為燃燒自己就能照亮別人！

納耶爾：我不想照亮誰，我只是要看看，這片被你們踩在腳下的地，裂開的口子到底有多深。

△慈鈺走來。她換回了剪裁束縛的東方長裙。納耶爾看著她，手上的刀差點掉落。

納耶爾：妳穿這樣，我差點認不出來。

慈 鈺：我也認不得自己，這裙子太重了。

△ 慈鈺走到兩人中間。

慈 鈺：明天，我會選讓孩子繼續喝水的那一邊。

曜 暉：即使代價是讓這五年消失？

慈 鈺：對。哪怕那一邊，要我從此閉嘴，沒有名字。

納耶爾：妳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嗎？把這一切，親手抹去。妳救了全世界，卻讓我一個人留在沙漠裡，等不到妳回來？

慈 鈺：如果明天我贏了，我可能就不再是那個，陪你在沙海裡看星辰的慈鈺了。但如果我看著那些人渴死、餓死，我剩下的「自己」，也只是具空殼。這是我進王宮，必須付出的代價。

曜 暉：妳終於明白了。權力從不施捨，它只做交換。明天進去之後，不是每個人，都有被聽見的資格。

△ 曜暉轉身離開。露臺只剩兩人。

納耶爾：妳真的要進去？

慈 鈺：(△望著遠方的王宮) 我已經……把自己撕開一半，已經不能回頭。

△ 兩人不再說話。唯有風聲、遠方忽隱忽現的鼓聲。

第 8-1 場 〈王宮求援〉 時：日 景：王宮

人物：慈鈺 曜暉 納耶爾 哈山國王 護衛

△哈山國王端坐上位，氣勢威嚴。曜暉站在國王身側，如同屏障。

△慈鈺與納耶爾(隨扈打扮)並肩站在下方，一明一暗。

哈 山：鄰國戰火嚴峻，比戰報更快的，是難民的流動。顧問，你這位「妹妹」帶來的消息，比邊境的戰報還要詳盡。

慈 鈺：國王

(唱)

沙漠不是疆界，是活著的人共同的呼吸，
當一片土地開始顫抖，沒有人能獨自逃離。
我們不是來請求憐憫，
是來告訴世界 還有人正在努力存活。
一盞燈不夠照亮黑夜，
但所有微光聚集，就是黎明的起點

納耶爾：(△單膝跪地)國王

深井可以救一族，但救不了被戰火吞噬的未來，
土地可以重生，但不能在血泊中一次次崩壞。
我們證明過生存可以被安排，
現在請求王權支援，阻止毀滅將來。
如果王權選擇沉默，
沙漠將不再是家園，而是血色邊界。

哈 山：一位隨扈，竟有領袖的口氣。顧問，妳這妹妹「教」得真好。

曜 暉：(△躬身) 國王，這是現實逼出來的答案。

哈 山：同是沙漠民族，維生不易，顧問，你有何對策？

△曜暉大步跨出，提出震撼人心的對策，氣場瞬間籠罩全場。

曜 暉：(唱)

稅收不是枷鎖，是國家得以延續的秩序，
但當飢餓開始蔓延，秩序就必須重新定義。

減輕徵稅，讓呼吸回到人民的胸臆

否則沉默的飢荒，會殘忍地寫下判決
分發糧食，讓飢餓不再是命運的嘆息
而是維持統治的 最高合理。
派軍守住邊境，不是征服，
是讓戰火，於王權的邊界就此遠離。

醫者隨行，讓傷口不再成為失序的證明，
水源重整，讓生存重新回到管理的天秤。
沙漠民族不該只是各自掙扎的孤島，
而是支持王權 承擔命運
同體共榮，不是理想，是現在必須做的決定，
戰火不再，是讓未來成立的前行。

曜 暉：國王，作為交換，凱蘭族將交出「深井開鑿技術」，由王室統一調度與分配。所有水源，從此納入王權管理。這不只是救人，是將沙漠的命脈，帶入統一秩序。

納耶爾：(△震驚) 顧問！深井技術是族人拼命活著的努力！是我們的……

曜 暉：(△打斷)如果不進入秩序，它會變成戰爭的誘因，這，就是「同體共榮」的代價。

哈 山：哈哈！好一句「同體共榮」。你們不像在建議我，而是替我決定該怎麼當國王……

不過，我接受這個選擇。我答應你們的請求！糧倉開啟，派兵平亂！

曜暉/慈鈺/納耶爾：多謝國王！

△慈鈺臉色蒼白看著納耶爾，納耶爾拳頭緊握，壓抑情緒

第 8-2 場 〈王宮求援〉 時：日 景：帳篷外

人物：慈鈺 曜暉 哈山國王 納耶爾 阿巴斯 薩義德 護衛 凱蘭族人

△米糧堆積成山，每一包都印有王室族徽，族人協助將物資搬上駱駝與推車。

△婦女幫慈鈺倒出愛心袋的錢點算，多雅和另一批婦女忙著編織，眾人拘謹，周圍站滿王室護衛。

△哈山國王在曜暉與三位長老的陪伴下走進營地。嘈雜的現場瞬間安靜，眾人停下動作向兩側讓開。

哈 山：大家繼續忙碌，別為了我停下工作。顧問，這糧食袋的印記，就是王室的關懷。

曜 暉：每一包都代表國王的恩德。第一批救濟物資已依命分配，將穩定三個崩潰邊境區。

哈 山：很好。秩序恢復得比我想像快。慈鈺，妳手上拿的袋子是什麼？袋子很美。

慈 鈺：國王，這是愛心袋，族人將平時節省下的錢放入袋中，聚集所有愛心錢，遇到災難，用來購買藥品和食物。這次幫忙難民，雖不多，但都帶著族人的祝福。

哈 山：很有意思。曜暉，你們這對結拜的兄妹搭配得很好。一個管權，一個管心。

(△試探)男未婚，女未嫁，乾脆成一對？絕對是沙漠最美的佳話。

△此言一出，納耶爾臉色慘白，手心發汗，正要搬運貨物的手僵在半空中，死死盯著曜暉。

慈 鈺：國王開玩笑了，我身負聯盟使命，從沒考慮感情的事。

哈 山：慈鈺是特使，外表內涵都美，曜暉，你要好好把握機會。

曜 暉：我知道，國王。

△曜暉不多推辭的態度，令納耶爾特別在意，他急步衝到國王面前。

納耶爾：國王，車隊點收完畢，第一批糧食現在就得出發了。

哈 山：既然糧食袋是救命的重量，我也來搬一包看看！

△哈山國王忽然挽起袖子，瀟灑地捲起那身華麗的絲綢袖子，走進搬運糧食袋的男人群中

哈 山：我來幫忙大家將米糧裝車。(△奮力扛起一包糧食，腳步顛簸)這點重量我也行！

曜暉/納耶爾：國王，危險！

△兩人的手同時撐住糧食袋兩側，像保鏢一樣護住國王，國王卻倔強地撥開他們。

哈 山：走開，我還沒老到要人扶！

△眾人無奈放手，眼看年邁的哈山國王扛起一包糧食袋，走路顛簸，眾人提心吊膽

慈 鈺：國王，搬糧食的工作請交給這些男人，有一個更重要的任務，特別需要您。

哈 山：哦？什麼任務？

慈 鈺：失去家園的孩子，最缺的不是糧食，而是安全感。您的笑容，比千斤糧食更能讓他們安心。讓孩子們親眼看看，傳聞中慈悲英勇的國王就在身邊，他們會知道，自己不是被遺棄的人。

曜 暉：慈鈺說得對！國王，由您親自訪視難民區，雪中送炭，安定人心！

哈 山：說得我都不得不同意。曜暉，你安排吧，既然「同體共榮」，無論他們來自何方，都是我的子民。

△曜暉和慈鈺交換眼神，不便作聲的納耶爾，明顯在意吃醋的表情。

△眾人簇擁國王離去

△現場只剩納耶爾與慈鈺。納耶爾看著被國王丟在地上的糧包，自嘲地一笑。

納耶爾：妳已經學會怎麼幫他把這場「救濟」，完整展現。剛剛那段話，是說給國王聽的，還是說服妳自己？

慈 鈺：我只是……想讓他們活下去。如果不選擇，他們連活的機會都沒有。

納耶爾：活下去，然後變成被決定的人……原來，沒有救不救人的問題，只有誰被允許活下來的問題……特使大人。

△納耶爾走開，慈鈺獨自站在印有王室徽章的物資中，身影孤寂。

第 9-1 場〈糖香入心〉 時：日 景：外族難民營

人物：慈鈺 曜暉 哈山國王 納耶爾 外族兒童們 外族男丁們 護衛

△外族難民營，印有王室徽章的救災糧食車，準備卸貨

△慈鈺和納耶爾監督運送糧食的車，卸貨點貨，分派物資給難民

△長桌上以小袋裝著七彩糖球，哈山國王換上略顯樸素的衣服，拿著七彩糖球，準備發送給兒童

△兒童們衣著髒亂，面容污濁，遠遠看著國王手中的糖球，想吃又不敢靠近，護衛維持「秩序」。

納耶爾：(△低聲)原來給糖之前，得先教他們怎麼排隊。

△兒童們都一臉垂涎，卻被國王的威嚴震懾，互相推擠打鬧。

兒童 1：那個糖球，看起來好甜……好想吃……

兒童 2：如果是平時送物資的慈鈺姊姊發給我們，我早就衝過去了。

兒童 1：不然我們猜拳，輸的人排第一個！

△提議的兒童 1 猜輸，他同手同腳顫抖地走到國王面前，快哭出來的表情

兒童 1：國……國……國王！

哈 山：小朋友，你最有勇氣，第一個排隊，這兩袋糖球全部送你。

兒童 1：謝謝國王！

△其他兒童頓時飛奔至國王面前，但在護衛的眼神威懾下，原本混亂的動作變得機械而規矩

兒童們：國王，我們也要！

哈 山：大家都有，守規矩，我一個一個分，不用搶！

曜 暉：慈鈺，妳請國王來災區送糖果，一來國王不會再想要搬沉重的糧食袋，二來親近兒童使得國王笑開懷，也贏得人民的敬重愛戴，更讓這些孩子學會敬畏，這一步走得很好。

慈 鈺：我只是想讓他們……不用再害怕。

曜 暉：妳替沙漠做的已經超越救援跟幫助，可曾考慮自己的未來？跟我回官邸吧，這片沙漠已經不需要妳在沙堆裡挖井，妳值得更安穩的高處。

慈 鈺：從我決心投入這些事，我就不曾想過自己，也從不後悔。

曜 暉：凱蘭族因為妳改變，難民因為妳被救援，接下來呢？慈鈺，我不要妳孤單一人走下去，我想……

慈 鈺：曜暉哥，謝謝你，能成為兄妹，是我最大的福氣。

曜 暉：我從來不只是想當你的兄長。

△一直在旁邊「偷聽」的納耶爾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衝過來隔開兩人。

納耶爾：慢著！這件事不是你說了算。慈鈺，妳看見了嗎？糖是甜的，但他們領糖的手在發抖。

這五年，我陪妳挖井、陪妳看星星，一起相信沙漠會變好，如果最後只是讓人學會排隊，我們到底改變了什麼？跟我回族裡吧，守著井，哪怕枯了，我們還是自由的！

慈 鈺：回不去了，納耶爾。權力不是奪走自由，是誘惑你交出自由。而我，幫他們排了第一個位置。

△ 慈鈺轉身離開，留下曜暉與納耶爾兩人在夕陽下，望著那抹背影，久久無法言語。

第 9-2 場〈糖香入心〉 時：日 景：凱蘭族營地

人物：慈鈺 哈山國王 納耶爾 阿巴斯 薩義德 使節 護衛

△慈鈺和凱蘭族人，忙著將大袋物資分裝成小袋。現場雖然忙碌，卻在護衛的監視下鴉雀無聲。

△營地到處是王室旗幟。使節呈上一條巨大的錦緞，寫著「慈心國王」。

△一名護衛打開一份契約，上面蓋滿了各部族領袖的手印，有些手印還沒乾。

哈 山：各部族都安分了？

使 節：國王，各族領袖已簽署《邊境安定協議》，條件是——王室供應糧食與醫療資源。從今以後，穆拉瓦地區將以凱蘭族為首，接受王室監管，一切資源分配，比照今日發糧的秩序。

(△停頓) 部分手印，是在糧車抵達之後補上。未簽署者，將暫緩資源配給。

哈 山：很好，穆拉瓦地區部族繁多，土地紛擾這麼久，終於願意坐下來談秩序了。三位長老，從今以後，你們負責執行，但規則由王宮規定，明白了嗎？

阿巴斯：(△低聲)我們……沒有選擇。(△抬頭)只要有糧食、有水，我們會遵守。

△阿巴斯的手仍沾著剛蓋章的紅印，微微顫抖。

薩義德：(△低聲怒火)這不是協議，是條件交換，綁鏈條！

阿巴斯：(△壓低聲音)閉嘴！你想讓全族的人渴死、餓死嗎？

(△轉向國王低頭) 我們領受國王安排。

哈 山：記住，秩序能運作，是有人站在更高的位置維持它。

使 節：國王，還有一份禮物。這是慈鈺小姐指導，由各族婦女共同繡製的布條，感謝您的恩典。

△布條上寫「慈心國王」

哈 山：慈鈺，這上面是什麼意思？

慈 鈺：國王，繡的是「慈心國王」

(△像在背誦)真正的力量不是武力，而是相信秩序存在；心中有愛，白雪都溶化；眾人有愛，黑暗變光明。

哈 山：本國王領受，我會把它掛在王宮最高的地方，秩序是被愛維持的！

(△看向慈鈺)身為顧問的妹妹，確實是件瑰寶，這片沙漠，終於安靜，她也該好好休息了。

△哈山國王滿意地撫摸著錦緞，隨後遞給護衛。

眾 人：(△機械式)國王仁慈！和平萬歲！

△聲音重複第二次時，已經不像歡呼，更像口令。

△哈山國王在震天價響、機械式的「和平萬歲」歡呼聲中離開。現場只剩三人。

曜 暉：慈鈺，秩序已經建立，不再需要額外的善意，留下來只會干擾運作，跟我走，妳能發揮更穩定的能力。

納耶爾：聽話的能力嗎？糧食，變成蓋上烙印；教國王親民，用糖球交換服從。慈鈺，這不是救人，這是訓練服從，是在領取身分！

曜 暉：他們不需要選擇，他們需要可運作的生存。

慈 鈺：如果活下去的代價，是忘記曾經可以選擇……我到底是在救人，還是在替他們簽下被管理的契約？

納耶爾：這是最甜的一場交換……自由一旦交出去，就很難再用「活著」贖回來。

而最可怕的是，最終，他們會覺得那是自己的選擇。

△納耶爾離開，不再回頭，曜暉和納耶爾往不同方向離去，曜暉走向國王的方向。

△慈鈺站在中間，沒有選擇任何一個方向。燈暗。

第 10 場〈歸國〉 時：暮 景：沙漠

人物：慈鈺 納耶爾 曜暉 阿巴斯 薩義德 隨扈 凱蘭族人

△慈鈺背著沉重的行囊，身後一行凱蘭族人，對她依依不捨

△曜暉拉過駱駝，帶著幾名隨扈，展現出守護者的姿態，也像是確保她會離境的監視。

△營地物資分配的秩序仍在持續運作(有人仍在點算、記錄、搬運)。

慈 鈺：長老、各位族人，千里送行終須一別，謝謝你們這五年來對我的愛護跟照顧，顧問會護送我直到離境，請大家放心。

阿巴斯：慈鈺，凱蘭族向妳表示至高謝意。妳體現了愛不分族群、不分國界。妳建的水井、妳教的織品貿易，會留在這片土地上，這片土地會記得妳，儘管未來，可能跟妳當初想的不太一樣。

慈 鈺：大長老，當年我初來乍到，很多不懂跟不適應，幸虧您的接納跟教導，讓我慢慢融入族內，謝謝您。這五年，沙漠教會我的，遠比我留下的多。

△大長老微笑點頭，眼角略有淚光，轉身擦拭

多 雅：慈鈺，我捨不得妳……妳走了以後，誰來跟我一起編織未來？

阿 翰：納耶爾，你還不快說幾句話！

薩義德：我先說啦，這種啼啼哭哭的場面，實在不適合我。慈鈺，凱蘭族永遠歡迎妳回家！

慈 鈺：感謝二長老。多雅，妳別哭了，妳送我這麼美麗的愛心袋，等我回到家鄉，我會向更多人宣傳凱蘭族的織品，會讓更多駱駝商人，願意出價買回織品。

多 雅：(△擁抱慈鈺)慈鈺，妳連回去都不忘記幫我們的忙，妳就像我的好妹妹……納耶爾，你有話再不講，以後就只能對著影子說了。

△眾人退走，讓一臉陰霾的納耶爾跟慈鈺單獨說話

納耶爾：妳一定要走嗎？現在水源穩定，也和平了，這片土地終於變成妳想要……「看起來」像妳教的樣子。

慈 鈺：納耶爾，正因為一切都開始穩定，我才必須走。如果我留下，你們會開始等我，等我做決定、等我指引方向。凱蘭族需要的是自己的腳，而不是我這根已經失效的拐杖。

納耶爾：我只需要妳。

(△走近一步)慈鈺，我想聽妳親口叫一聲我的「真名」。我被族裡推派成三長老，他們叫我納耶爾，但我的真名，已經很久沒有人敢喊了。

慈 鈺：你的真名是？

納耶爾：烏黑布克(U hei bu ki)。

△凱蘭族說的是阿拉伯文。我愛你的發音—男對女音近於「烏黑布克 u hei bu ki」

女對男音近於「烏黑布開 u hei bu kai」慈鈺聽成後者

慈 鈺：烏黑布克？

三長老：記得，烏黑布克。只對我想交付的人，說這一次。

△慈鈺一開始沒反應過來，隨即眼眶泛紅，她聽懂了這份承諾。

△納耶爾給慈鈺一個深深擁抱向她揮別

△曜暉聽到納耶爾和慈鈺的話，深深看了納耶爾一眼，並不說破這個誤會。

曜 暉：(△喃喃)「烏黑布克」……保守的凱蘭族男人，一生只對深愛的人說一次「我愛妳」……

有些名字一旦說出口，就不再屬於自己了。秩序也是。

(△呼喊)慈鈺，該出發了。

慈 鈺：大長老 二長老 多雅 阿翰 各位族民 大家保重！

(△背對眾人)我要離開了，你好好保重……

(△說出女對男的發音)烏黑布開(U hei bu kai)

△納耶爾知道慈鈺聽懂了，那是女對男的「我也愛你」。

曜 暉：(△低聲)秩序已經能自行運作了。

△孩子們率先唱起了凱蘭族的〈傳說〉民謠，隨後大人合音加入。

△慈鈺淚眼婆娑，向眾人揮手，跟在曜暉身後離開。

△納耶爾往前追，望著那抹身影，立於沙丘。

納耶爾：烏黑布克！妳帶走的，是我唯一的真名。這片土地，已經不再需要我們任何一個人了！

全 體：(合唱)

在遙遠的邊境，有個古老的民族

風吹過沙漠，水走過我們的路

守著乾涸的古道，守著最後的星辰

(副歌) 我們是凱蘭族—凱蘭 跟著駱駝走過風沙

我們是凱蘭族—凱蘭 哪裡有腳印，哪裡就是家

駱駝走過的方向 記得每一次流浪

腳印埋進沙裡 卻從不迷路回家

(副歌重複) 我們是凱蘭族—凱蘭 跟著駱駝走過風沙

我們是凱蘭族—凱蘭 哪裡有腳印，哪裡就是家

△孩子們唱著歌，開始自動排隊領取物資、記錄名單。

△舞台燈光漸暗，唯有那首〈傳說〉的旋律，餘音繚繞。

(全劇終)